

关联副词“也”多义性的认知解释

陈 鸿 瑶

(东北师范大学 留学生教育学院, 长春 130024)

摘要:从认知的角度讲,“类同”是现代汉语副词“也”的原型意义,“并存”、“添加”、“递减”等意义是人的认知能力作用于“也”字的语义结构——比较框架进行概念化的结果,是对“也”字语义结构中不同部分的凸显,也是“也”字语义理想化认知模式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也”; 认知; 概念化; 比较框架

中图分类号: H1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12)03-0102-05

“也”是现代汉语中的高频词,也正因为如此,它的意义和用法颇为复杂,很多学者都对此做过探讨,但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认为“也”有基本义,有人认为“也”的语义为多义;有人认为其基本义为“类同”或“同样”,有人认为是“并存”;有人认为“也”也可以表“添加”、“叠加”,有人认为是“递减”;有人观察到“也”可以表示“同中见异”,有人认为是“也”表示的概念是“大同小异”,等等。可以看出,大家的意见虽然不同,却有着若有若无的联系。我们认为,这是各位学者探讨问题时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造成的,所以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认知语言学的背景出发来解释副词“也”的语义,希望能够对“也”的意义作出统一的、具有概括性的解释。

一 “也”:对比较框架的概念化

在传统的语法研究观念中,虚词被界定为只有语法意义而没有词汇意义的词,但认知语法认为,所有的语法成分都有意义,包括传统语法中被称为虚词的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事物不是独立的、分离的,而是相互关联的,而语言中的虚词常常是人类对这种关系概念的符号化表达。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知离不开人类比较和类推的能力,所以对关系的概念化表达也是对人类相关认知能力的概括。吕叔湘认为“也”字的基本作用是表示类同关系^{[1]354},马真也

认为“也”的基本作用是表示“类同”^[2]。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有“类同”性,才会用到“也”,所以,从原型理论的角度讲,“类同”应为“也”的原型意义,“类同”不是“相同”,而是“异中有同”;“类同”是比较的结果,可见,“也”所表达的即是两个以上事物间“异中有同”的关系,而“类同”作为一种思维的结果,更蕴含着“比较”的思维操作过程。如果说“语义就等于能在心智中被激活的相关概念内容,以及加于其上的识解”^{[3]7},那么“也”字激活的就是一个比较的框架,对于“也”字的应用过程,就是对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运用认知能力对“比较”框架的识解过程。

Sperber 和 Wilson 从认知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交际的关联理论,根据关联理论,语言形式可以编码两种信息:一种是直接参与概念表征的信息,即概念;另一种是如何对概念表征操作的信息,即程序。程序信息不参与概念表征的构建,不具有逻辑性,没有真值,它不出现在话语逻辑形式中^[4]。我们认为,对于“也”来说,概念信息就是“类同”——思维的结果,而程序信息则是“比较”机制——思维的过程。概念信息“类同”作为逻辑思维的结果参与命题真值的表达,而逻辑思维的过程“比较”则作为程序信息制约话语推理,在语用充实的过程中确定比较对象。

二 “也”字句的句法形式分类

收稿日期:2011-11-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单音节副词元话语功能研究”(编号:12YJC740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鸿瑶(1976—),女,吉林四平人,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讲师。

比较框架由比较客体、比较主体、比较结果(对于“也”字句来说,就是“类同”)、比较点组成,这也构成了“也”字概念结构的主要语义内容。既然关联副词“也”的原型意义是“类同”,“也”字句的前面,应当有一个比较项,作为语义上的前提,而这个比较项通过相应的语句表现出来,通常称为“前提句”,根据前提句的有无可以把“也”字句分为“带前提句的”、“零前提句的”和“不带前提句的”^[5]。我们认为,与关联副词“也”相关的只有“带前提句的”、“零前提句的”两类“也”字句,而“不带前提的”“也”字句中的“也”已经非范畴化为语气副词,概念信息淡化,而程序信息突显,涉及“也”的功能多义性(另文探讨),所以在讨论关联副词“也”的语义多义性时我们暂不涉及。

在带前提句的“也”字句中,根据类同项的位置又可以分为三类。

1. 行为类同。类同项出现在两个分句的谓语上。例如:

(1)他笑啦!太太跟着也笑啦!

(2)没错,您回家想想,我也回家想想,明儿个咱们还这儿见。

(3)(巡抚)当时就站起来了,用手一指钱如命:“我问的是你的小名!”钱如命也站了起来,把头一低:“回大帅的话,卑职的小名儿叫二狗子!”

(4)营商,为钱;当兵,为钱;办学堂,也为钱!

(5)钱是你们的,肉也是你们的。

2. 主体类同。类同项在分句主语上。例如:

(6)买了块墨,买了张纸,这纸不是仿纸,也不是信纸,是一张糊窗户纸。

(7)你写得好好的,贴到大门上,让人看着是老子我的光彩,也是小子你的脸面。

(8)接三念一棚经,平常日子不念经,也不办事。

(9)彩云的父母不怎么管彩云,也管不了彩云。

(10)老鹰通常是不会离人这么近的,也不爱在小树上落脚。

3. 关系性质类同。字面上看不出类同项,但主语或谓语属于同一认知域。例如:

(11)孩子倒是透着机灵,看见人家念书他就看,看见人家写信他也瞧。可有一桩,这孩子不会说话。

(12)把客厅里这些东西全给我搬出去!快!墙上的画儿也都摘了。

(13)假行家这么一听啊,心说:“这三百块钱别要啦,饭也别吃啦,把他支走,我跑吧!”

(14)小神仙一摆摊哪,这两个人也出门算卦去了。

(15)(洗仲文)没注意到刘妈,刘妈也没有理会他。

从重音模式的角度看,以上例句中的“也”都可以重读,不会改变句子的意思。

三 关联副词“也”的语义多义性

1. 添加义

关联副词“也”在语言研究中还有一个身份,即“焦点敏感算子”,因为它虽然本身不能准确标志焦点,但它的出现却能影响句子焦点的选择,从而影响句义的解释,在没有前提句的情况下会引起歧义。例如,“张老师也教数学”,可以有不只一种语义解释。带前提句的“也”字句中,作为“也”字句的语义内容,前提句的客观性保证了比较行为的客观性,比较框架的内容被识解的机会均等,但观察者如同台下看演出的观众,目光向前看时形成了一个最大视野区,而其中视觉关注的重点区域自然是“舞台表演区”,在表演区里存在着诸如道具、背景的“场景”和作为演员的“参与者”两大角色,不过,观众的注意力通常会聚焦在表演的演员身上^[6]。所以,“也”之所以被称作“焦点敏感算子”,正是因为它为“也”字句中的比较主体提供了成为焦点的舞台。并不是每一类副词都可以成为焦点敏感算子的,能成为焦点敏感算子的副词大多具有比较或量的特征^{[7][37]}。这是因为焦点的本质是突出性,所以“焦点”是比较的产物,其实“量”的本质也是比较的结果,“比较”为“焦点”的出现提供平台,焦点敏感算子的协助作用就在于此。所以焦点还是说话人的焦点,并不是焦点敏感算子赋予的。

在“也”的语义指向研究中,人们常常会认定“异项”是“也”字的语义指向,这是因为在有同有异的“也”字句结构当中,异项之间的比较才是产生焦点的过程,而前提句传递的是旧信息,只有“也”字所在小句才是新信息,所以与前提句相比,“也”字句中的异项常常就是语义表达的重点。焦点是需要被确定的对象,而背景与焦点相对,是作为参照点存在的;“也”字句中一旦前提句缺失,参照点变得模糊,焦点就处于流动状态,歧义就此产生。可见,在由“比较”机制推动下具有关联功能的“也”具有焦点敏感算子功能是必然的,而所谓的“添加”义也是“异同比较”过程的副产品,因为“添加”应该是在一个业已存在的基础上增加,那么相对于前提句中的事实,“也”字句所表达的语义内容就是一种“添加”。

2. “异中有同”与“同中有异”

前提句是确定“也”字句焦点的关键,但在前提句完整的“也”字句中,焦点的确定就不成问题了吗?似乎还不是,张斌先生认为焦点的表现形式有出现在句末的自然焦点、用对比方式指明的对比焦点和用重读或者副词作标记的标记焦点^[8]。可见,由重音标记的焦点还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观察实体或场景中的注意焦点不纯粹由客观因素决定,在某些语境下,也不能够由单一的句法手段来实现。信息的突显度取决于认知主体对信息的加工方式即发话者通过句法和超音段韵律的手段来表达观察视角,从而实现信息的突显”^[9]。所以,即使在很完整的“也”字句中还是存在焦点

的确定问题,例如:“他是北方人,我也是北方人。”这个带前提句的“也”字句,由于句子重音的不同,可以有多种理解,异项未必是句子的焦点。

A. 他是北方人,我也是北方人。(同中有异)

B. 他是北方人,我也是北方人。(异中有同)

这可以用“图形—背景”理论来解释。图形—背景论是由丹麦心理学家鲁宾首先提出来的,“脸/花瓶幻觉”证明了图画中的确存在着“知觉突显”,人不可能同时识别脸和花瓶,只能要么把脸作为图形,要么把花瓶作为图形。这个理论后由完形心理学家借鉴来研究知觉及描写空间组织的方式。当我们看周围环境中的某个物体时,通常会把这个物体作为知觉上突显的图形,把环境作为背景,这就是突显原则^[10]。“也”字句的表达和理解涉及比较框架,而“同”和“异”是辩证的统一,就像“脸”和“花瓶”。Langacker 根据感知突显的程度对图形和背景进行了这样的论述:“从印象上来看,一个情景中的图形是一个次结构,它在感知上比其余部分(背景)要‘显眼’些,并且作为一个中心实体具有特殊的突显,情景围绕它组织起来,并为它提供一个环境。”而“也”字句中的“同项”因为具有描述图形的未知方面的已知特征,具备作为参照点的功能,通常优先被看作背景,图形正是背景中的焦点。“图形背景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视角的选择与定位。背景通常被认为是说话人和听话人表征概念内容的一种视点。”^[11]这是因为人类有用不同方式来理解或表达同一情景的能力,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同一件事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因此,即使在具有前提句、“比较”结构完整的“也”字句中,因为视角的不同,“同”和“异”的图形—背景关系会发生变化,句子也会出现不同的理解。

3. 并存义

吕叔湘先生曾经指出:“谓语是句子的重心所在,谓语句则类同之感强。要是只有主语相同,实不足以产生充分的类同之感。……有动词虽异而附加部分相同的,这里面我们还觉得有相当的类同关系;有仅只主语相同,有全无相同的部分,这些都可以认为仅表两事的一般联合。”^{[13]353}这正是我们上文所作的“也”字句分类中的主体相同和关系性质相同的情况。在每一个关系性述义中,各个被突显的参与者是不对称的,其中一个叫做射体,它是最突显的参与者,是关系侧面中的图形,标示了关系述义中被聚集的一个实体,处于一对或一组关系中最突显的位置;另一个为界标,标示了关系述义中其它被次突显的实体,为射体的定位提供参照点。一般来说,分句的主语对应于射体,宾语则对应于界标^{[3]30}。所以,在相同项或类同项出现在谓语部分时,前提句和“也”字句的两主语处于对比状态,也就是两分句中的射体处于对比状态,“也”字语义结构中[比较]的成分被最大程度地突显,而当主语相同时,[比较]的语义成分

则被弱化,“也”字句的比较功能大打折扣,只是低调表示类同,但是[类同]毕竟是两个以上比较项的共存促成的,[并存]是[类同]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并存]的语义成分被引申和突显,是说话者转喻思维的结果,难怪崔永华先生认定“也”的基本义为[并存]^[5]。这也不无道理,只是它是“也”字语义结构的必须成分,却不是核心成分,没有类同性的事物是没有办法被“也”连接“并存”的,只是在“主体相同”和“关系性质相同”两种情况里,“也”的“并存”义比在“行为相同”的情况中要凸显。

主语和谓语都没有相同项的“也”字句结构中,比较的意味依然不明显,[类同]是唯一让“也”把两个小句联系在一起的理由,也就是沈开木先生所说的,表层字面不同,而深层语义信息相同^[12]。从认知上来讲,我们觉得这是两个小句谓语的比较项属于类层级结构中的同一上位类。汉语比较注重结果,主事者不是汉语语法的主导^[13],要考察构成“也”字句的可能性,主语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两小句中谓语在认知上属于同一上位类才是构成[类同]关系的必要条件,虽然这不是他们唯一的上位类,但说话者的识解作用突显了他们共同的上位类特征,使他们可以并存于“也”字结构中。

4. 递减义

鲁晓琨先生认为“也”的基本义是表类同,但“也”还隐含着一种递减意义,这种递减意义可以看作是“也”的深层语义^[14]。例如:

A. 他们俩都上了年纪,李刚八十岁了,张海也七十五岁了。

* B. 他们俩都上了年纪,李刚七十五岁了,张海也八十岁了。

鲁晓琨先生认为 A 句由于是“减轻附加”,用“也”很自然,但 B 句由于是“加重累加”,用“也”就不自然,这和“也”的表义作用有关。鲁先生的分析很细致,还举例说明了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和语境对这类问题理解时的影响,已经触及到了人的认知能力对语义影响的问题,但是该文没有说明的是,我们要注意客观量和主观量的区别,“主观量通常以客观量为基础,但有时客观上是大量,主观上却不是大量”^{[15]81}。“也”的递减意义是主观量的递减,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字面上客观量的递减。

那么“也”为什么会隐含着“递减”的深层语义?我们觉得这是句法的象似性原则的表现。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讲,句法结构甚至句法规则都是非任意的,他们和人的经验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线性序列语用原则主要是针对信息的重要性或可及性,较重要或较紧急的信息趋向于放在首要位置,因为首要位置的成分容易引起更多的注意并易记忆^[16]。可见,前提句的位置在“也”字句中较为重要,在比较结构中,也是比较标准的所在位置,“重要的”

经过隐喻思维,“数量大的”、“程度深的”等等都可以出现在这个句法位置,相应的“也”字所在的后一小句则出现“非重要的”、“数量小的”、“程度浅”的语义成分。在人类思维的最基本规律——类推的作用下,“也”就获得了某种“启动”作用,在表意上就有了“递减”的作用。

四 结语

本文从认知的角度探讨了关联副词“也”多种义项间的联系。副词“也”是既具有“概念编码信息”又具有“程序编码信息”的语法单位,“类同”是“也”的“概念编码信息”,而“比较机制”是“也”的“程序编码信息”,“也”字就是“比较机制”的触发语。比较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对事物进行分类和归类的前提,比较是多方面的,可以是异

同的比较、多少的比较、优劣的比较,“也”字句进行的就是异同的比较。比较是理解“也”字句的方式,却不是目的,“也”字只是提供了比较的平台,启动了“比较”机制,引导听话人或读者对话语的理解。关联副词“也”的概念编码信息“类同”固然无时无刻不在“也”字句的意义构建中发挥作用,但是程序编码信息中的不同要素也在不同的语境中被凸显,“并存”、“添加”、“递减”等意义正是人的认知能力作用于“也”字的语义结构进行概念化的结果。虽然在具体的语境中“也”字不同的意义成分被突显,但是作为参照点的源意义概念编码信息仍然同时隐现,与程序信息共同作用于现实语言。

参考文献:

- [1]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2]马真.说“也”[J].中国语文,1982,(4).
- [3]王寅.认知语法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 [4]朱铭.关联推理中的话语标记语的语用研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 [5]崔永华.不带前提的“也”字句[J].中国语文,1997,(1).
- [6]张国宪.“在十处所”构式的动词标量取值及其意义浮现[J].中国语文,2009,(4).
- [7]戴幸.焦点副词语义功能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 [8]张豫峰.关于汉语句子焦点问题的两点思考[J].中州学刊,2006,(2).
- [9]赵娟,崔建斌.认知语法下的句法突显和韵律突显的调和[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8,(4).
- [10]匡芳涛,文旭.图形—背景的现实化[J].外国语,2003,(4).
- [11]刘国辉.图形—背景空间概念及其在语言中的隐喻性表征[J].外语研究,2006,(2).
- [12]沈开木.表示“异中有同”的“也”字独用的探索[J].中国语文,1983,(2).
- [13]戴浩一.概念结构与非自主性语法:汉语语法概念系统初探[J].当代语言学,2002,(1).
- [14]鲁晓琨.副词“也”的深层语义分析[J].汉语学习,1992,(4).
- [15]史金生.现代汉语常用虚词的语法化[R].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报告,2004.
- [16]文旭.词序的拟象性探索[J].外语学刊,2001,(3).

The Cognitive Explanation of Semantic Versatility of “Ye”

CHEN Hong-yao

(College of Overseas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affinity” is the prototype mean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adverb “Ye”, and other meanings like “coexisting”, “adding”, “decreasing” etc. are the results of conceptualization of human cognitive capability towards the semantic structure (i. e., compare framework) of “Ye”. All those meanings stand out different parts of “Ye” in its semantic structure and serve as components of the idealized cognitive pattern of the meaning of “Ye”.

Key words: “ye”; cognitive; conceptualization; compare framework

[责任编辑:唐 普]